

樊山判牘卷三

批張懷德呈詞

稟圖均悉高明德老而不死妄控非身死不明可知至稱楊知其妄伊因上年張氏家庭生釁本縣嚴批訓飭遂妄生揣測以為但控叔均故爾向堂弟汝成索不知本縣判事但論是非毫無成見張貢生是舊有之屋高明德尚是未以憑枷杖叔均故爾向堂不應在人屋旁卜地伊尚未曾埋骨而先禁張家不得起土築牆老諍無理人告爾何以不列作見證所牆如明德再敢刁阻即捆送來縣以憑枷杖不貸

批李重乾呈詞

據稱爾子頂觸不孝與爾仇離爾於初人告爾何以不列作見其赤身寄廟等語查爾子物故既不請驗則非身死不明可知至稱楊獅子等與爾媳通姦致爾子氣斃爾如早知其事即應將逆子淫媳姦夫早早控案爾如事後始知究係何人告爾何以不列作見證所控支離影響無非牽累圖訛姑候差飭鄉地查明稟奪

批侯汝玉呈詞

道光年間爾故叔侯建都出嗣劉姓將產浪費潛逃歸宗劉姓不依乃託爾父代揭銀二百二十兩賠劉姓之業立有字約今爾父叔均故爾向堂弟汝成索討前欠不惟不還併同伊妻將爾揪倒拔爾鬚鬚等語夫弟借兄債本與外人不同況事隔四十餘年僅陸續還錢三十餘串則爾叔父子無力可知若有力而聽其不還則爾父子友子可知以數十年前之債忽焉取償於一朝此爾自尋煩

惱也唯喝妾拔鬚亦過於凶妄候驗明再奪。

批楊春顯呈詞

據稱沿河地戶。每到冬令。釀錢打雁。以期保護麥苗。並因竊賊難防。公議守望相助。事屬因公。又係古規。准其照舊辦理。但不得浮攤苛派。借公肥私。該里如有刁民阻撓。准其指名送究。爾等倘有不公。被人告發。亦必訊明懲處。該房即照此意擬稿送核。

批李祥泰呈詞

爾女四女兒於去年九月二十日。經爾弟領看夜戲。被人刁拐。迄今一載有餘。忽稱四女兒在大荔張秀才家。請為關提等語。父女天性攸關。一旦失去。當如何迫切投控。乃謂黑夜不知拐子是誰。隱忍未控。已出情理之外。今忽稱爾弟乞討至大荔張秀才處。瞥見爾女。向索不得。投約不理。即有此情。爾弟兄自應在大荔控告。何得率請關提。明係爾女賣與人人。又轉賣張姓。爾見事隔年餘。無中無證。遂以攬騙具控。意圖拖累。訛賴實屬狡妄。不准。

批高兆祥呈詞

昨據張維賢等。繪圖稟復。前來本縣。已嚴批諭飭在案。茲據爾高戶所稟。姓高者。幫高明德。姓張者。袒張鴻儒。但就圖形而論。高明德所築生墳。乃是箕山乾向。張貢生之屋。在其西首數十步之外。來龍去脈。均無所妨。何必嘵嘵滋訟。況此墳尚未埋骨。即滋口舌。是此地不吉可知。高明德何不另卜牛眠。而必葬此爭訟之地乎。本縣向來不信風水。爾等信風水者。不必來打官司。著即知照。

批呂逢渭呈詞

據稱爾已故胞兄呂渭振在四川金盛元號總理號事三十餘年號內計有本銀七千六百兩又在
大邑另設放帳生意一座光緒四年請同親族析居一切家產兩半均分金盛元號內計銀爾分三
千八百兩大邑生意准與爾提銀二千兩此外尚有數年利息未算俟紅單寄到再分延至十一年
爾兄在川病故分單終於未立先後僅給爾銀三千兩爾兄故後爾姪元仁又給爾二百六十兩迄
今匿帳不算等語查金盛元存銀及大邑縣生意非爾家祖根父業也乃爾兄三十年為人幫賢苦
積而得者也分家之時凡祖父所貽田地房屋自應各分一半至於爾兄手掙之錢豈能一概平分
夫以聖賢道理而論爾兄固應有財同享而爾必須儘力推讓一毫不取方為兄友弟恭若以俗情
論兄為商賈弟是秀才各自成家各自立業豈有阿兄苦積之錢爾竟坐享其成分其一半不惟分
本兼要分利試問何德何能橫得重貲獨不慮財多身弱疾病而死乎爾當日分銀三千兩已屬過
於便宜想見爾兄厚道之處至爾姪又給二百餘兩不過迫於叔父之威兼畏生員為勢之耳以本
縣揣之當爾兄給銀三千之時家務即已分清如尚欠爾銀千兩則由分家至爾兄病故中間尚有
八年爾何以早不說話由爾兄死至今又隔九年爾何以早不算帳明係涎財欺幻挾長圖訛似爾
如此秀才恨不一棒打煞今由本縣斷定爾兄所掙銀錢業已分得三千二百六十兩此外無論多
寡均係爾兄爾姪之業不與爾呂逢渭相干爾將來發科發甲做到狀元宰相所得俸祿亦不與爾
姪相干本縣此批天公地道爾如不服任爾上控爾如真個上控定將爾秀才斥革陞坐大堂打爾
十板以為不友不慈嗜利殘義者戒凜之

批高明德呈詞

據稱爾家墳脈自西而東。被張鴻儒在西首起土築牆。有傷墳脈。請飭填坑等語。查挖土成坑。為打牆也。坑內是牆。牆內是屋。即使將坑填平。而張家牆屋。歸然尚存。獨不厭傷來脈乎。況爾墳翼山乾向。何以云脈從西來。爾將來埋骨其中。豈不慮地氣橫冲腰腹乎。又況張家屋老高氏墳新。墳在後而屋在先。豈有因爾葬墳。而令人壞屋之理。況張鴻儒自在伊地內取土。並不在爾墳界以內。何能禁人修築。仍不准。

批平含謙呈詞

爾又說起瘋話來了。清平世界。何用爾馬革裹屍。況此係馬援典故。爾如學馬援。當先學其愛敬嫂。姊仰原差協約。催令辛田氏騰房了事。勿任發瘋亂道。

批孫玉盛呈詞

爾借錢與人。十二年不討。迄今始討。殆有意與本縣尋事耶。候差飭原管處令清償。勿得率訟。

批馮鳳生呈詞

骨肉相殘。有何好處。姑仰鄭局總協同局中鄉正諸人。查明妥理。息訟大凡錢財之事。總要彼此看破些。便容易了局。爾本年輕。爾姪亦甚長厚。兩邊俱有壞種。從中挑撥。使爾等操同室之戈。伊等食漁人之利。著彼此勿爭閑氣。勿聽讒言。若到公堂。本縣鐵面無私。兩造均須訓責。知之。

批趙楊氏呈詞

杜順法難貪。何敢另嫁受聘之女。何武生有錢。何必定娶有夫之婦。所呈恐其不實。况爾子二十一歲。聘媳亦已長成。何以早不迎娶。討張氏與爾近在鄰村。另請媒證嫁爾。已聘之媳。爾豈得毫無

聞見何以事前不阻不控直待何姓鼓樂迎娶以後始行控追是爾媳業已失身即使到堂亦無斷還之理看爾之意不過想幾個錢姑候飭差協約查明稟復再奪

批左全法息訟

左姜氏攪家不賢無端首送前房之子而其夫左全經亦遂坐視不管無用已極且全經既有二子都已娶媳何必又討此不賢之婦是家室不和皆左全經自貽伊戚也至田老八事外無干附和姜氏興此訟端不惟有刁唆情形難保無混帳之事本應提案重懲姑念爾等業已處息暫准消案左全經記責五十板左姜氏記責百板田老八記責無數永遠不許上姜氏之門如敢不遵准伊前房子左光輝捆送究治結存

批花泰來呈詞

爾開鹽店白秉直亦開鹽店銀錢往來遠在潼關其資東常華棟不知也秉質鹽店閉歇所有欠外帳項自應一手清還爾祇能向白姓要錢豈能赴常宅討帳據稱爾強至華棟帳房被其斥罵爾要帳已屬大錯況又強入人家是為罵所當罵痛快已極仰即自問白秉質要錢不准胡鬧

批盛代勲呈詞

爾此時言之晚矣查咸長公局郭姜交替之時爾與林茂控諸大府其時姜恒泰恃財作胆交結衙門並不考究弊端即將爾二人遞解回渭此事之最不公者也然爾等當日亦即默然而止今事隔十餘年郭文壽已死姜恒泰已革公局裁撤無帳可算無證可憑爾見本縣到任因他案籤拘姜恒泰遂爾冷灰復焰舊事重提殊不知本縣一生但知捕當道之狼不欲打落水之犬姜恒泰既知長

懼則亦已矣。况爾所言。事遠年湮。無從追究。不准。

批張如興呈詞

情詞支離已極。爾於初八日二更自厚子鎮回家。復往村東看戲。四鼓始歸。突遇爾堂姪張三牛率領多人將爾妻刁去。爾向阻受傷等語。三牛刁人不先不後。剛在爾四鼓回家之時。何其巧也。三牛與爾妻串姦。是幾時之事。爾既知其有姦。何以早不防閒。三牛既係爾姪。自係同村居住。何以云不知去向。以姪姦婦。復以姪搶婦。三牛雖胆大如天。何能明目張胆作此砍頭之事。近來離奇荒誕之呈詞甚多。一經究問。毫無影響。此呈恐又是胡說。姑准喚案質究。虛坐不貸。傷單附。

批李懷寅呈詞

據稱爾妻爾媳素在富平佃耕度日。爾從商州原籍來訪子媳。尋至富平不見。忽於本月初四日在凌里村曹家見爾媳婦等語。爾在富平求之不得。何以巧於渭南相遇。是誰引爾前來。爾媳與爾並未交言。何以知其與曹英傑作妾。曹英傑喝令多人將爾毒打。何以爾身上無傷。爾並未訪出爾子下落。何以知英傑謀爾子之命。爾南山客民。往往鬻賣婦女。得錢後賣主避匿。另換一人出頭。訛賴興訟。爾又蹈其故轍。而且不但控人霸妻。並誣人謀命。候喚案審實。從嚴究坐。不貸。

批史垂青呈詞

本縣前堂斷結此案。於爾厚矣。爾故父兄弟三人。爾父居長。爾叔史念南行三。爾二叔回亂墮命。子女俱亡。彼時爾已蓄謀殺之心。並不請同親族立書嗣單。竟令爾胞弟史繼青與二門承繼。嗣於光緒十二年將所有家產按三股劈分。爾兄弟二人取三分之二。爾叔生有三子。僅得三分之一。硬立

分關。令爾叔承受爾叔不依而爾與繼青竟自藐尊霸產。此即興訟之源也。自十六年至今。爾控爾叔長子史虎兒到案。爾叔亦控爾不休。糾結累年。一堂未過。爾乃從九也。紳士也。爾叔農夫也。鄉愚也。爾滿口仁義道德中人。又偏向於爾。史念南有口難分。縱有十分道理。而詞不達意。前月過堂。經本縣逐細研詢。甫能盡得其實。查二門既已過絕。所有家產。應令長三兩門各得一半。二門裡祀亦應令長三兩門各出一子承繼。方昭公允。而本縣留爾體面。不如懲責。僅照史念良原管。將二門之業作為三七劈開。長門得其七。三門得其三。試將爾家產業滿打滿算。爾同胞兩人佔其多半。爾堂弟虎兒等同胞三人僅得其半。本縣於爾可謂不薄。乃結案將及一月。抗不遵斷。劈分。輒稱爾堂弟繼青不肯捨業等語。查繼青即爾之胞弟。乃長門之次子也。其出繼二門。乃爾一人之私言。何得獨霸二門之產。爾既如此。不知好歹。仰原差將全案人證並史繼青一齊傳到。聽候復訊。定奪。

批朱春壽呈詞

爾一定要打官司。屢駁屢告。不准不休。可謂不到黃河心不死矣。查孫孟氏之女。不到去年已到蔣家。斷無復歸於爾之理。與其過堂之後。仍無所得。何如將興訟之錢。另娶妻室。本縣好言相勸。爾再執迷不悟。定行遞解回籍。不貸。

批王登義呈詞

張井中欠價不給。固屬不合。而張維一竟誣以毆墮雙胎。居心殊屬險狠。若到堂訊實。則井中交錢維一挨打。乃一定不可移者。今爾等處令井中交價。又備席請維一大嚼。均屬昏憤糊塗。姑念嚴寒減刑之時。從寬准其銷案。張維一從今以後。如不改過。每訟必輸。每胎必墮。此人不挨打。還打那個。

結存。

批史繼青呈詞

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姑念尚知畏罪改過仰該房督同史念良將二門絕產三七劈分仍著史麥娃即史從九向其叔承情服禮永絕訟蔓此飭。

批馮俊蘭呈詞

該紳辦理差局勤慎從公毫無貽誤且將向未遵章出放之盈餘差錢一萬串由該紳與鄭紳協力收回發商生息實屬可嘉之至茲據稱二年期滿請照例更換並舉報賀紳等四人接替前來自應准其接換以均勞逸除俟擇定一人具東延請接充外所有該紳經手事件即趕為清釐以便一交一接可也

批李興堂呈詞

呈稱挾嫌暗害縱火燒房究竟何人挾何嫌隙未能切實指出從何究辦爾既自稱無指無證而又懇本縣作主本縣豈能雇人為爾日夜防守乎再查爾同日另呈控李長西架吞累害在案則此呈明係順帶公文危詞聳聽不然爾五月間被人埋火於麥草堆中數月以來嘿無一言本月初八夜失火又遲至二十日始報既無形迹可勘又無被告可傳實屬糊塗已極不准

批劉丙杰呈詞

爾祖父欠人巨款久抗不還反行上控為資東者豈能甘心本縣因爾祖父均故爾兄弟久押班廳卒不能措交一錢是以令爾自行懇情懇而不允亦不得謂資東之過爾前次以蔓訟難支具懇本

縣批。令自回臨潼。是即不了之了。迄今數月。原告張維新並未呈催一次。本縣亦未票喚一次。爾忽來案。以拖斃爾父。息訟無門。具控。試問自四月二十五日後。爾資東曾有一字入衙乎。爾祖父負欠巨款。變驢變馬。不足償還。而爾反有借命圖訛之意。實屬喪良負義。雖死猶輕。倘再無知妄言。定即提案杖斃不貸。

批王太山呈詞

爾原籍鄧州。在此佃種姜二魁之地。因今年天旱歉收。爾自回原籍賣去祖遺地二畝。來渭交租。不但世間無此好人。亦無此呆人。爾家中既有產業。何必舍彼就此。致姜姓等以主欺客。況張森秀身為武舉。豈能平空聽人勾串。突至爾家搜贓。既擄去銀物。復將爾祖父叫去私刑吊拷。果有此事。可謂奇冤極枉。爾自應登時控請驗究。何以十月二十七日。被其苦打受傷。延今將及一月。始來呈控。傷痕既已平復。又無一人見證。一派胡說。從何准理。倘再無知妄瀆。重責遞籍不貸。詞無代書。戳記照例不准。

批高義章呈詞

呈詞全不足信。爾佃種高德兒之地五畝。被德兒堂兄高自升強收秋禾。事在數月以前。何以早不呈控。爾係德兒佃戶。自升欺爾。德兒宜代為不平。何反聽其唆使。將爾驢子奪去。且德兒拉驢。爾何以知係自升主唆。種種支離。著明白另呈覆奪。

批趙國章息詞

樊貢生可謂長者矣。李含德負債不償。反肆訛鬧。該生竟聽爾息和完事。姑准銷案。以成其美。本縣

篋中有紅黑二籍。正人歸紅籍。凶人歸黑籍。今將李含德注於黑籍之中。倘犯他事到案。加倍決打不貸。結存。

批何生瑞呈詞

稟詞可謂支離矣。據稱倉糧毀敗。出入無人肯領。既然出入無人肯領。何以變價。又有人肯買。彼先借後還。尚且不願。何反甘心用現錢糴回。彼時既可買錢。則此糧不甚壞可知。既不甚壞。又何不可出易之有。明係該生希圖自便。以糧易錢。迄今一年之久。糧既虛懸。錢亦隨口混報。實屬可恨。已極。著將何生瑞管押吏房。立將倉糧如數賠補。庶免詳革如敢抗違。褫革杖比不貸。

批楊景震呈詞

據稱該生鄉愚貧乏。難充局總。諒係實情。著將關書繳還。准其辭退。惟查向章局總兩年一換。由舊總舉報妥實富紳數人。由縣酌定。禮請辦公。前據馮紳舉報四人前來本縣慎重公事。特請兩局總到署。虛衷商榷。該紳等以何人為妥。即准何人接換。彼時馮紳未到。由鄭紳面稱楊震樾最妥。且云馮紳雖報四人。其注意實在楊姓等語。本縣當即定議送關。乃於關聘以後。忽然有此變局。查楊震樾既係一不懂公事貧薄無力之人。使馮紳明知而故舉之。是荒唐也。不知而誤舉之。是糊塗也。應即傳諭申飭。仰再另舉妥紳。先由兩局總與新紳在外間商定。然後稟記下關。如一時無人接充。即著馮紳再留一年。蓋公事非兒戲也。關書非具文也。本縣出名。局紳膺聘。是何等鄭重之事。而竟至於繳關卻聘。尚復成何體面。查馮紳已誤於前矣。一誤不可再誤。該紳慎旃。

批張定呈詞

天下武生不安分者多。至被革之武生。則不安分之尤者也。爾三遞白稟。均無戳記。是誰代爾書寫。著將訟棍指出。至稱焦家錢勢而有。此即爾起意訛賴之源也。使焦家無錢。爾必不在此撒賴。況神刀係闔社公事。何必爾一人在此索還。倘再纏瀆。定將爾遞解回籍不貸。

批潘先起呈詞

據稱吉兆泰四人於二十五日三更趁爾出外。叫開大門。一言不發。便將爾妻強姦。爾妻大喊。伊等將其左膊右手毆傷。攪其簪環而去。等語。查吉姓等既然起意圖姦。以四男子制一婦人。何又不成姦而去。且夜半敲門而入。爾妻能歷歷指其姓名。其為平素認識。可知伊等豈不畏爾告發。竟敢明目張胆犯此格殺勿論之罪。當夜深人靜之時。爾妻拚命大喊。鄰佑何無一人知覺。似此事隔數日。無證無據。憑何審理。姑候驗明有無傷痕再奪。

批某經歷家丁李可報呈

本日已據爾主面言矣。查箱內既有銀物。何得不置諸房內。竟整夜捺在車上。此所謂謾藏誨盜也。爾主僕於二十七日在此住宿。二十八日一早開車。並不知有被竊之事。車行八十里。據爾主面稱尚在途中打失一次。仍無知覺。直到臨潼店內始見箱上銅鎖扭斷。究竟此銀何時何地。被何人所竊。均不可得而知。而竟貿然折回渭南。向金盛店主索賠。實屬無理已極。姑候詢問店家。稟報查訪可也。爾主是何姓名。捐何官職。概不聲叙。均屬疏漏。據爾主面稱。隨帶五個管家。爾等以五僕奉一主。連一小銀箱。都照料不到。致被失竊。而又無憑無據。來回一百六十里。事隔兩三日。突向店主索賠。並請拘娼妓嚴究。似此昏謬荒唐。到省候補如何是好。此飭。

批鄭彥傑呈詞

差局拮据情形。本縣深悉。惟本年糧價較昂。車號馬號亦實有為難之處。該夫役等歷年喂養。均食差局之利。今小有不足。亦只可承情沾光。不應劉四罵人。此則蠢人不足深究者也。其所稱荒年加增之說。既無案據。應無庸議。惟聞每年均有通融之處。應如何妥為酌辦。以期公私兩全。仍由該紳等查照歷年辦法。量加體恤。如有到局混鬧者。著緝送來案。以憑革究。不貸。

批呂學賢呈詞

據稱爾孀居姪女呂王氏。在院中洗足。突遇王書娃上前調戲。將銀鐲繡鞋拿去等語。查院內非洗脚之地。繡鞋豈寡婦所穿。青天白日。門戶不關。脫下繡鞋。退下銀鐲。竟在後院洗濯足垢。誨淫誨盜。誰實啟之。此等案情。虧爾不愧。不忤。竟向代書縷述。試問爾姪女到堂。能逃訓責乎。惟王書娃淫惡棍徒。既據呈控。著逮案究懲。寡婦申飭免喚。

批田恩平呈詞

此案孫黑驢賣其繼母。為其胞叔義祥所控。伊乃聳伊年近八旬。昏憤不堪之祖母孫閔氏。護孫首子。試問閔氏之呈。果自具乎。抑即黑驢之詞乎。賣母既可得錢。而家中少却一母一妹。又省用度。至四旬之繼母。八歲之幼妹。流離失所。則不顧也。似此行為。人神共憤。而爾等居然為之處和。將來刁賣繼母之人。接踵而起矣。此案限三日。勒傳送審。不准息銷。遵依擲還。

批倉書王映蘭稟詞

爾身為經承。如果散書張映景串通作弊。爾豈能毫無覺察。如其不知。是木偶也。知而不言。是扶同。

矣爾總咎無可辭候集訊懲斷

批王樹典呈詞

以聘請入局辦公之人而自稱小的可謂不顧局面矣向來局紳接替必有一辭特未有如此措詞者如果真無功名馮紳何得濫舉若人人聽其辭卸則馮紳永無交替之期亦非所以均勞逸王樹典既來縣具稟著即來署一見是否能充局紳本縣見面自有分曉查爾自稱鄉愚旁邊實有謀主此五不可之稟是誰替爾起稿乎如係爾自作則充局紳有餘矣

批劉春藻呈詞

爾既是生員何以作此不通之稟教書先生以道義相交不合則去何必涉訟況楚人入秦為招墾也爾不能種地何不在家訓蒙而必遠游設帳乎張福興家中有幾人讀書滿年修金若干已給若干均不申叙輒稱除交外尚欠三串有餘似此含糊具詞明明又是挾嫌記詐本縣案下凡誣詭者無不吃虧著即斂跡回鄉勿得自討沒趣

批劉可凝呈詞

此呈巧猾已極蒲民王正春租爾房屋開鋪出絡因事緊迫一去不來渠既有高李二夥在鋪照管何以又將驛頭車輛火紙交付於爾當六月間正春逃避爾慨為耽保欠錢寄頓各物是爾與伊通同一氣可知茲見王姓久不來鋪爾欲吞唆寄物并因高李二人出外欲併吞其鋪內所蓄猪隻十七頭遂稱所寄各物不足爾喂養之數輒請本縣立案以防將來王姓索還寄物地步居心貪險已極查車驛在爾處喂養誠然需費然駛粮運貨自六月至臘月爾豈毫無便宜今除用人車驛不算

外猶欲本縣將所有各物斷歸於爾。巴蛇吞象無此喉嚨。試問持絡者。俱不得一錢。爾何德何能坐收牲畜車輛乎。仰爾自赴蒲城將王正春找來算帳開絡。否則鋪底家具牲畜車輛歸爾承受。所有錢絡亦歸爾開銷。只此兩途。爾自擇之。

批白鄭氏呈詞

爾因今秋天旱欲回原籍。遂以七串七百錢憑宋三作中買姚玉興舊車一輛鞍轡俱全。何其便宜也。大凡買物須到手後方才交價。爾何以交錢而不拉車。秋天即思回籍。何以年終猶在此地。爾丈夫出外未歸。究竟身在何處。何日回來買車之時。爾自買乎。抑爾丈夫買乎。姚玉興宋老三串抗不交。與高正寬何涉。何以窺爾來控。輒於夜半叫門拿爾衣物。所呈種種支離。又無代書戳記。不准。

批韓鳳喜呈詞

據稱毛德娃與爾交情不淺。何得喜則摩足相歡。怒則反目相噬。伊借爾錢僅八百文。爾既手執五吊現錢。何必急索八百之債。至稱德娃叫人毆爾。偏身青腫。現已驗明。僅額顱微傷。已結痂矣。是所報傷痕不實。至稱除債不還。併將爾現錢五串奪去。明係訛誣。總之爾等均非善類。偶因索欠犯言。即來師傷。聳聽實屬刁狡之尤。不准。

批田王氏呈詞

爾所交馱驛兩頭。是否可用。著原差帶同該婦與張永海交代。如其可用。則永海不得勒指。如不值錢。亦不可令永海過於吃虧。總以公道為主。至下剩應交之件。著趕緊清交。勿得妄思免脫。

批雷登漢呈詞

韓映葵素非善類。前任將伊列入交代。稱為無賴之尤。本縣到任。因其尚知畏懼。不予深求。今乃縱子行凶。大鬧書院。實屬行同光棍。有玷斯文。傷已驗明。候即日喚案嚴懲不貸。

批田紀鳳呈詞

韓映葵弟兄父子。倚勢作威。圖財唆訟。本縣早已知聞。此次韓景文毆人成傷。業經移取映葵年貌本擬先行詳革。然後問案。茲據該齊長等處和具息前來。姑且法外施仁。暫予銷案。仍將年貌存卷。倘再被告發。或經訪聞有唆訟情事。立即詳革。不但增生不可恃。即其弟武進士亦不可保。總之本縣好善惡惡。一本大公。其人苟能孝弟忠信。雖耕夫野老。走卒下賤。無不愛之敬之。若其怙惡不悛。害及百姓。無論伊有多大勢力。本縣必芟夷蠹崇。而後已。著韓映葵等各自小心。慎勿再犯。息結存。

批尹順泰呈詞

告賭未有賭具。控毆又無傷痕。事隔半月。忽然訐告。殊不知憑據毫無。何從懲究。况爾子同賭。如果審實。亦有應得之罪。揆厥情事。明係挾嫌陷害。冀快私仇。既稱尹登甲為爾延醫診治。乃是中人好意。爾反持其藥方具控。居心尤屬險詖。不准。

批許登瀛呈詞

高玉娃於咸豐年間。借食闕廟租麥八斗。何至折算銅錢三十串之多。又令出現錢十串。下餘二十串。寫成欠約。一分生息。光緒一年至今。應還本利錢五十餘串。似此藉會盤剝。在鄉愚猶或可恕。許登瀛身為秀才。而亦挺身具控。實屬非常荒謬。此案事隔三十餘年。食麥八斗。還錢十串。剛剛相抵。不准再向索討。致滋事端。惟高玉娃既有字據。在人手內。反敢唆妻滋鬧。亦屬刁橫。高玉娃着持出。

銅錢六串。交關帝廟充公。原約抽銷了事。以後神會出放租麥。放一收。不准拖欠。亦不准盤剝。此飭。

批客民趙益元呈詞

所稟太無情理。一定不實。查爾兩次回家。均在爾姪趙德魁家中居住。田產又託其經理。是叔姪之情。不薄。茲稱德魁於光緒三年。將爾妻逐出。嗣又賴爾地畝。挖爾樹根。獲爾豆苗。既然如此凶橫。何以早不控究。今因德魁之子欺爾罵爾。始請將地畝空庄柿樹一併歸入書院充公。以本縣揣之。恐此業並非爾業。歷年以來。爾叔姪必有手交不清之處。爾遂將公共之業。藉充公。以快其私。本縣豈能上爾之當乎。候飭差協約查明。此業究竟在誰名下。趙益元叔姪有無輾轉。因何起衅。詳細稟覆核奪。

批王升茂呈詞

爾家被竊。於櫃下拾得長刀一把。何以知是李升子之物。爾同官人往李家搜賊。升子之父李金隆。手執矛桿。鐮刀剃頭刀。在門前阻擋。伊只有兩隻手。何以拿三件兵器。鐮矛既經路役奪獲。爾等究竟搜出贓物與否。又不聲明。所呈荒唐已極。現據李參升以詐賴。搜拿控爾。及劉升到案。所言不無可信。候逮案嚴究創懲。

批單福成呈詞

近來差役官人稟晰各詞。全不可信。此案先由王遇成等。以欺陽滅陰等詞。控王興祿窩頓贓物。凶毆黃義明。王東林受傷。而至今不見傷單。已知不實。況竊賊無物不竊。窩主何物不窩。何以所竊所